



右江潮

广西民兵革命斗争故事集

右江潮

广西民兵革命斗争故事集

广西军区政治部编

右 江 潮
广西民兵革命斗争故事集
广西军区政治部编

☆

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宁市河堤路14号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 1/32 15 $\frac{1}{4}$ 印张 303千字

1979年8月第1版 1979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3,000册

书号：10113·128 定价：1.05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是广西民兵革命斗争故事的第四个集子，共收入三十三篇故事。其中反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民兵斗争故事有《戎岭春雷》、《壮乡星火》等六篇；《血染的土地》等十篇是反映在邓小平、张云逸等同志领导下，广西右江起义时的民兵斗争故事；《龙州枪声》等三篇，是反映党领导下的龙州起义时的民兵斗争故事；《旱天雷师傅》、《大战乌龙山》等十一篇，反映红七军为巩固、扩大右江革命根据地而展开游击活动当中的民兵故事；《湘江飞渡》等三篇，是反映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，路经桂北地区时的民兵故事。

本书内容丰富，题材广泛，故事性强，情节曲折生动，引人入胜。

封面、插图： 胡学方 郑捷克 和铁龙
李炳枚 吴烈民 阿平

前 言

广西是多民族地区，各族人民勤劳勇敢，历来素有同帝国主义和反动统治阶级殊死搏斗的光荣传统，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指引下，根据各个革命时期的形势和任务，成立了各种形式的人民武装组织，展开了各个方面的英勇斗争，为夺取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，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蓬勃发展，谱写出许多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，涌现出无数可敬可爱的英雄人物！

从一九七五年春开始，我们遵照自治区党委和广西军区党委的指示，为了加强青少年的革命传统教育，加强部队和民兵的人民战争思想教育，在地方和军队广大作者的共同努力下，编写出一套广西民兵革命斗争故事集，计四本：《右江潮》反映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民兵斗争；《长缨颂》反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民兵斗争；《歼穷寇》、《青山网》反映建国初期的剿匪作战中的民兵斗争。

一套儿童革命斗争故事集，计两本：《情报瓜》和《壮乡少年》。

总共约一百四十万字。

由于水平所限，时间仓促，缺点错误在所难免，衷心欢迎读者批评指正。

编 者

一九七八年十一月

目 录

- 戎岭春雷·····苍梧县 苍 海(1)
- 壮乡星火·····东兰县 田 戈(18)
- 较斤两·····武宣县 白雪松(42)
- 斗群丑·····岑溪县 齐 力(55)
- 李键办学·····巴马瑶族自治县 马涛山(71)
- 印刷所里的斗争·····南宁市 景 文(86)
-
- 血染的土地·····东兰县 颂 英(104)
- 右江潮·····田阳县 丹 枫(120)
- 起义的前奏·····南宁市 景 文(135)
- 踏平崎岖路·····田东县 泳 峰 梦 雪(149)
- 右江风云录·····百色县 双 利(165)
- 保卫山城·····百色县 尤纪萍(180)
- 草医石公公·····田东县 王 汪(193)
- 秋 收·····德保县 林 韦(204)
- 震天响·····田东县 涛 涛(218)
- 风雨桐乡·····百色县 杨 公(231)
-
- 龙州枪声·····龙州县 史 明(244)
- 洋和尚现形记·····崇左县 桂 群(256)

- 斗土司……………大新县 跃 飞(269)
- 旱天雷师傅……………宜山县 雨 辰(280)
- 山 秀……………都安瑶族自治县 安 斌(292)
- 箭……………融水苗族自治县 千 岳(303)
- 特别的字画……………河池县 柯 岚(317)
- 矿 灯……………南丹县 武丹文(333)
- 大战乌龙山……………凤山县 山 蕾(348)
- 一只玉镯……………凌云县 蓝 星(365)
- 枪的故事……………巴马瑶族自治县 鸣 戈(381)
- 筹寒衣……………平果县 郑 笔(397)
- 云岭英雄谱……………天峨县 鄂钧铭(412)
- 赤卫兵工厂……………平果县 琅 彬(429)
- 湘江飞渡……………灌阳县 笛 雾(444)
- 牧童从军记……………资源县 越 城(457)
- 路线图……………龙胜各族自治县 央 苗(470)

戎岭春雷

苍梧县 苍海

离苍梧县城二三十里，有一个戎岭乡，大小二三十个村
落，居住着几千户人家。一九二五年冬，从广州农讲所来了
一个特派员，组织农会、农军，同以民团局为代表的土豪劣
绅作斗争。一股新的革命势力，在南疆大地上蓬勃崛起。

第二年初春的一天，碧空万里，阳光灿烂，戎岭圩后
的大草坪上人山人海，十杆犁头红旗迎风翻卷。草坪东边，搭
起席棚子作为大会主席台，鲜红的横额上写着：“庆祝戎岭
区农民协会成立大会”会标。中央农民部特派员讲演完毕，
激起了一阵阵春雷般的掌声。接着，身穿旧布衣，满脸胡茬
子的区农会委员长李振田走到台口，庄严地高声宣布：“大
会进行最后一项，挂牌！”

霎时间，炮子三声，锣鼓齐鸣，棚子上亮出两块牌子：
“苍梧县戎岭区农民协会”、“苍梧县戎岭区农民自卫军”，
白底红字，十分醒目。几个农军战士扛着牌子往草坪西尽头
的龙王庙走去，人们兴高采烈地欢呼着簇拥在牌子后面。牌
子刚刚挂到庙门两侧，一阵狼嚎般的警笛声起，从庙后窜出
十几个荷枪的团丁，其中两个走到庙门前，伸手就要摘牌子。

“住手！”农民自卫军队长罗傲生从人群中冲出，纵身跃上石阶，浓眉倒竖，虎眼圆瞪，指着民团局总苏崇礼和十几个团丁说：“谁咄大狗胆，敢拆农会牌子！”说着，左右开弓，把妄图摘牌的团丁推倒在地。

团丁们吃了一惊，倒退几步。苏崇礼蜡黄的脸皮抽动几下，三角眼透出凶光，恶狠狠地说：“龙王庙是我苏家的，快把牌子拿下来！”团丁们狗仗人势，一拥而上。

罗傲生象匹发怒的狮子，稳扎马步，给了第一个冲上来的团丁重重一拳。苏崇礼恼羞成怒，举起手中铁木手杖，朝罗傲生头上就打，罗傲生伸手捏住杖尾，打算夺将过来，谁知手杖中暗藏方剑，罗傲生一用力，正好替苏崇礼拔出剑鞘。苏崇礼舞动寒光闪闪的方剑，向罗傲生脸部刺去，罗傲生往下一蹲，躲过剑锋，顺手抓住一只石狮子，一声怒吼，高举过头，吓得苏崇礼慌忙向后躲避，喝令团丁：“抓……抓住他！抓住他！”团丁们战战兢兢地大眼瞪小眼，谁也不敢上前。

这时，一个英气勃勃的青年领着大群农友大步走到庙门前，朗声说道：“青天白日，朗朗乾坤，你身为局总，带领团丁，舞刀动枪，欺压农友，还要拆农会的牌子，这不是诚心破坏农民运动吗？”

苏崇礼认得那青年叫林韬，是中央农民部特派员，心里恨得要命，表面还不敢放肆，于是强装笑脸，说：“破坏农民运动鄙人不敢，只是庙宇乃我苏家筹建，苏家为民积下阴德，我有保护之责。”

站在人群前面的李振田往前跨了几步，指着苏崇礼说道：“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呀！我来揭揭苏家的阴德吧。七十年前，天闹大旱，我们祖辈穷得老鼠跳梁三天，也找不到一粒米，苏家说是为民造福，祈求上天保佑，筹建龙王庙和北帝庙，强迫每人出谷两担，出不起谷的就出力，灾荒年头，穷人性命尚且难保，哪还有谷，哪还有力！有些户家破人亡，有些户外出逃荒。那时，我们戎岭乡出了个好汉，名叫罗华观，带头造反，组织天地会，发出檄文，要铲尽天下不平。太平天国北上三年后，他率领起义军攻下了县城。苏家做贼心虚，逃去广州，后来勾结广东提督昆春与知府陈瑞芝领着清兵，把义军打下去了，罗华观下落不明。可是他留下了后代，罗傲生就是他的孙子。父老兄弟姐妹们，今天苏局总说这庙是他家的，我们要不要跟他清算这笔账？！”

人群中响起一阵阵怒吼。

“要他赔谷子！”

“要他赔人命！”

“姓苏的，把你的狗命赔出来，这庙也不能算是你的！”

林韬走下石阶，来到苏崇礼面前，平静地问：“刚才李委员长说的，都是真的吗？！”

“我——我不知道。”

林韬进一步质问：“既然你不知道，为什么又说这庙是你苏家的呢？”

苏崇礼无话可答，只好灰溜溜地退回民团局去了。

苏局总在龙王庙出丑，很快被人编成故事，传扬开去，

当日就传到苏崇礼的老子苏伯丕耳里。这个清朝末年的举人，听说农会占了龙王庙，即刻坐轿要找农会的人算账。来到戎岭圩上，见几张农会贴的长红（即标语），停轿上前，亲手撕下。抬轿的当即把此事告知农会。农会把苏伯丕捉到龙王庙里，神台当作审判台，林韬和李振田严正端坐，罗傲生率领十几个农军战士，手持大刀、梭标，站立两边。苏伯丕见这个阵势，不敢再说别的，只好低头认罪，并照原样写好长红，重新张贴好了，方得释放回家。

二

阳春过去，盛夏来临，在农民运动节节向西江上游发展的时刻，中共两广区委负责人亲自来梧州主持召开了一个重要会议，建立了中共广西第一个地下党组织——梧州特委。不久，戎岭乡一批农会骨干在林韬的培育下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一个月明星辉的夜晚，李振田、罗傲生等五个农会骨干，在一座破砖窑里举行了入党宣誓。窑肚里点着一盏油灯，窑壁上挂着两张红纸，一张写着入党誓词，一张写着“C P”（中国共产党）。五个新党员跟着林韬举起右手的拳头，庄严宣誓：“牺牲个人，服从组织，严守秘密，永不叛党……”入党宣誓完毕，大家心里都感到热乎乎的，互相畅谈自己的志愿。罗傲生说：“今天是我第二个生日，我得改个名。”

众人问道：“改个什么名？”

“叫罗革农。革命农民，要为普天下劳动民众翻身解放

奋斗到死。”

众人齐声赞道：“改得好呀！”

过了一些日子，林韬召集四个新党员到区农会对他们说：“上级指示，夏收即将来临，你们要不失时机地组织农友，开展二五减租、废除田头鸡、田头米。”说着，他舀来一碗清水，把一块红朱石放进水里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共产党员要象朱石那样，放到哪里染红哪里。俗话说，众人拾柴火焰高，只要我们把民众发动起来，就有力量跟土豪劣绅斗。革命工作需要，组织决定我到别的地方去工作，我走了，相信你们一定能把革命工作做好的。”特派员的嘱咐，字字句句铭刻在大家的心上，罗革农紧紧地握住林韬的手，诚挚地说：“熬过北风寒，最懂得日头暖。你放心，我罗革农一定革命到底。”当即，在林韬主持下，戎岭乡党支部研究了工作部署，选举了李振田为党支部书记。

林韬离开戎岭的消息，很快就传到了土豪劣绅的耳朵里，一个个眉开眼笑，喜不胜喜。以为农会失去了这根擎天柱，只要吹一口风，就要倒台，于是他们又神气起来了。

刚到夏收，苏崇礼就放出空气，“谁敢减租就挑谁的耕夺谁的佃，让他永世租不到田种。”

有些农友受了土豪劣绅的恫吓，心里摇摆，说：“交足租也比没田耕好，农民的命是搭在田里的，田主真的夺了佃，农人靠什么过日子？”

“有农会撑腰怕什么！”农会骨干对他们说，“田主敢夺佃，农会不答应，就夺不成。租还是要减！不减租农民没

法过日子！”

罗革农按照党支部决定，把农军分成几个小组，分发到各个田垌监督减租。

这天，罗革农带着一个农军战士到圩上去贴宣传二五减租的长红，碰见泗水村的何十三掬着一卷棉被，左手肘挂着一个补丁的包袱，低着头匆匆走向当铺。罗革农拉住问道：

“十三叔，你要干什么？”

何十三抬头见是罗革农，停下脚步，颤着嘴巴说：“唉，难说啊！”

罗革农替他拿过棉被，问道：“你告诉我吧，是谁欺负了你？”

何十三长吁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你阿婶本来肠子就有毛病，吃了黄狗头和蕨根就下不了床啦，说是穷人病，吃点新米就好。我那禾还没有熟透也只好割了。唉！明天收租的来要待宴，只好典些破东西。”

旧社会有个规矩，佃耕必须设宴款待收租的，叫做“田头鸡”、“田头米”。这一餐要割鸡杀鸭，有鱼有肉，还要有炒花生，送酒。

罗革农说：“待什么宴！农会定了新章程：‘田头鸡’、‘田头米’哈勃朗废除。”

何十三说：“难啊！田是财主的，惹他不起。你们农会是好意，……唉，难说啊！”罗革农又力劝一番，何十三方才勉强回去了。

当日，罗革农刮净了自己家里的米缸，给何十三送去了

十多斤米。晚上，他来到了何十三的家。

“多亏你啦。”何十三一面搬凳子，一面对他的孩子说：“快给哥哥叩个头！”

罗革农慌忙拦住说：“如今不兴这个。我们农会做的还不够哩。”看见何十三正在煮粥，就顺手接过烧火棍，一边烧火，一边拉家常，后来，话题转到办农会上。

何十三说：“唉，农会好是好，就怕——说句不中听的话，就怕象正月桃花开不长！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罗革农平静地问，心里感到惊奇。

何十三凑近罗革农的耳朵说：“你忘记你阿公的事了吗？你现在办的农会跟他以前办的天地会，走的是一条路子。他们开始也是热热火火的，后来还不是被有财有势的人打下去了。你得好生想一想。”

罗革农眼睛闪闪发亮，他往灶膛里塞了一把柴枝，说道：“十三叔，不办农会，不跟苏崇礼他们斗，难道伸着脖颈让他们踩吗？我二伯爷（何十三父亲）是怎么死的？这个仇还没报哩！”

何十三听了，老脸陡然一沉。光绪九年间，他父亲千辛万苦，在桂江边开了两亩荒地，血汗灌得稻谷粗壮而饱满。苏伯丕日思夜想，要把那块地夺到手。有一天，苏伯丕带了家丁踏进何家，说他父亲开的是苏家的宝地，败了他的风水，交还土地不算，还要赔八百斤谷子，限三个圩期交清。他父亲当场气昏过去。第二天，到县法院告状，反被加了个霸占良家土地的罪名判坐监三年。苏伯丕怕搞得过分惹起众怒，

假装慈悲出面说情，法院改判替苏家打工十年抵罪。他父亲有口难辩，含冤受屈，活活累死。临死时只说了一句话：

“这个世道，穷人不是人呀！”

想起那个情景，何十三悲痛交加，口里喃喃地说：“唉——都怨我们穷人命不好。”

“命不好就要革一革嘛！”罗革农激动起来，说：“我的名也改成罗革农了，今天办农会就是革命！把土豪劣绅打翻在地，把地方官印夺过来！”

“官印？能到手？”何十三惊疑地看了罗革农一眼。

“能！”罗革农压低了声音说，“告诉你，农会有共产党领导，跟天地会不一样！”

“共产党？！”何十三早听说世上有个共产党，是为穷人闹翻身的，如今听说农会就是共产党搞的，他心里突然象开了一朵花，深情地说：“听说共产党是穷人的救星！”

“是呀！”罗革农说，“我们农友联合起来跟着共产党，就有力量把土豪劣绅打翻。你看，农友们联合起来办农会，就跟这个拳头一样，捏得越紧越有力。”罗革农伸出右手，把五指合拢，捏成拳头晃了晃。

“是呀！”何十三问道，“那，我明天怎么办呢？”

罗革农说：“照农会章程办，坚决废除‘田头鸡’、‘田头米’，实行二五减租。”两人一直谈到深夜。

第二天，何十三起得特别早，东边刚露点白，就带着两个小孩到田里割起禾来。

太阳升起一丈高的时候，山路那边传来了“吱呀吱呀”

的扛轿声，苏伯丕坐着过山轿*，两个家丁在前面开路，管家随后跟着，一行人过来了。往年收租只来管家一人，或者请亲戚代收，今年老财主亲自出马，分明是想借此声势震慑农友，对抗农会的二五减租。

管家走到田边，对何十三说：“喂，今次老爷亲自收租，中午这一餐要搞得象个样子，起码两鸡两鸭。”

何十三淡淡地说：“农会规定废除‘田头鸡’、‘田头米’，不比往年啦。”

“什么？”管家拉长脸皮，露出惊愕神色说，“你想翻天！”

“天地不平就得翻！”随着一个响亮的声音，树丛后面走出罗革农和一个农军战士。

罗革农走近管家说：“穷人连粥都吃不上，还待什么宴？”

管家也斜眼睛说：“这是规矩。”

“哈哈……”罗革农大笑一阵说，“咸丰年间的老皇历——不灵了。”

管家说：“又不是剐你的鸡，倒你的油，你少管这事！”

罗革农说：“农民的事农会管，就是不准你们胡作非为！”

管家正要败阵，苏伯丕摇着纸扇从树荫底下走出来了，撇开罗革农，直逼何十三：“何十三，你是我苏家的老佃耕，一向忠厚老实，一时受骗，我不怪罪，你照规矩，交足田租

*一种轻便的竹轿子。

就好，租宴可免。”

罗革农说：“苏伯丕，你咁大狗胆，敢抗拒二五减租，小心你的狗头。”

“你、你、你……”苏伯丕气得脸皮煞白。

一时两边无话。罗革农走下田去帮何十三干起活来。苏伯丕没趣地进村歇息。太阳偏西，罗革农把割下的禾扎成捆，挑到何十三家门前的小晒坪上铺开，用木棍打下谷子，然后清除禾秆，入箩过秤，刚好三百斤，先按四六分收的租额分成两堆，一堆一百二，一堆一百八。罗革农把苏伯丕召到面前，在交田租的那堆里，秤出四十五斤来，开言道：

“你们两方听着，按照二五减租的规定，这四十五斤应由耕方收下。十三叔，收吧！”

何十三用袖子揩了揩满脸的汗雨，迟疑了一下，弯下腰去双手提起那箩金子般的谷子。

苏伯丕咬牙切齿地举起拐杖，打在何十三头上，血立即顺着脖颈流下来。两个小孩“哇”地哭了。罗革农怒发倒竖，夺过苏伯丕的拐杖啪地一折两截，朝那张瘦脸狠狠地扇了两巴掌，苏伯丕哪里经受得住，一个趔趄跌坐地上，管家慌忙扶起。两个家丁早就知道罗革农能举石狮，谁还敢动；两个轿夫看着苏伯丕的狼狈相，正暗暗发笑。

“怎么样？愿不愿意减租？”罗革农叉着腰喝问。苏伯丕揉着脸无话可答。走时，只恶狠狠地瞪了一眼。

次日，李振田、罗革农正在区农会里听十几个农会骨干汇报各村减租情况。忽见何十三的儿子哭哭啼啼跑来报告，